

哈谢克[捷克]原著 丹颖 改写

好兵帅克

HAO BING SHUAI KE

- 携带方便
- 阅读轻松
- 忠实原著
- 浓缩精华
- 情景插图
- 难字注音
- 名家导读



名著轻松读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NBAF47/05

好兵帅克

HAO BING SHUAI KE

哈谢克[捷克]原著 丹颖 改写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好兵帅克

哈谢克[捷克]原著 丹 颖 改写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(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7.5 万 开本: 880×1230 1/64 印张: 3.75
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汤素兰
封面设计: 周 玄

插图: 樊 瀛
印数: 1—6000

ISBN7—5358—2207—X/G · 1049 本册定价: 7.00 元

本书若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向承印厂调换。

全套 10 册定价: 70.00 元

承印厂地址: 衡阳市园艺村 9 号

邮编: 421008



一本永远让你开怀大笑的书

青年评论家 龚旭东

《好兵帅克》是一本很逗趣，很好玩的书，看着看着，你可能会忍不住大笑起来，有时，你一边笑一边又可能会觉得有点辛酸或悲哀。

帅克是个很憨甚至很“傻”的人，喜欢喝点儿酒，喜欢信口开河胡说八道，他什么都不在乎，什么都能忍受，他遭遇了许多荒唐的麻烦事，但憨人有憨福，傻人有傻运，每次他都若无其事地化险为夷，又雄纠纠气昂昂笑嘻嘻乐呵呵地该干什么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。





小说一开始，狗贩子帅克在酒馆里喝酒闲聊，当时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刚刚被暗杀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在即，密探们到处偷听人们的谈话，逗引人们议论斐迪南大公被杀的事情，以便将“可疑分子”投进监狱。帅克连斐迪南大公是谁都不知道，刚听说这件事就跑到酒馆里喝酒瞎扯起来，他顺着密探下的套子往里钻，胡说一通，结果被密探安上叛国罪等好几桩刑事罪名逮捕了。在警察局审讯室里，他什么罪名都乐意承认，他就这么神经兮兮地“干预世界大战”了。

读这部小说，你就像看一部荒唐的笑得死人的动画片，帅克像一只唐老鸭，你感到亲切而可爱，他的“历险”经历于是就成了一次又一次既充满欢乐又充满讽刺的开心之旅。充满欢乐是对于帅克而言的，在任何时候他都是那么大智若愚又大愚若智，使得你闹不清他到底是真傻还是



在“装宝”，他以他无所畏惧、彻底潇洒的心态去面对那个充满丑恶、专制、荒谬的社会时代和生活环境，因此，他也就带上了一种超越现实梦想色彩。说它充满讽刺，是针对帅克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而言的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奥匈帝国是十分反动、黑暗、荒谬的，帅克的言语和行动客观上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深刻揭露和批判，作者哈谢克以漫画式的手法将奥匈帝国强横暴虐、昏愤无能、色厉内荏、腐败透顶的面目和本质揭示给人们看，使人明白了这个从内部腐朽了的帝国是必然要崩溃、灭亡的。

《好兵帅克》的作者哈谢克是捷克人，少年时代就参加了反对奥匈帝国统治的活动。他十多岁就开始写作，写过许多讽刺小品和短篇小说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他也干过许多帅克那样的妙举，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，他住进一家旅馆，在旅客





登记簿“国籍”栏中填写了与奥匈帝国敌对的“俄罗斯”，在“来此何事”栏填写“窥探奥地利参谋部的活动”，使愚蠢的警察局如临大敌，以为可以抓到一名重要间谍。真相大白后，警察们哭笑不得。结果，他被罚坐了五天牢。哈谢克还好酒如命，常常一到酒馆后就忘了回家，从一个酒馆喝到另一个酒馆，总要一两周后才回家，据说《好兵帅克》就是他在酒馆里陆陆续续写出来卖给出版商换酒钱的，因此，书中写酒馆和喝酒的事那么维妙维肖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哈谢克本计划写成四卷，第四卷刚写到第三章他就去世了，年纪还不满四十岁。现在，《好兵帅克》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讽刺文学名著了。



目 录

帅克预言世界大战·····	(1)
帅克在警察局·····	(12)
帅克见法医·····	(21)
帅克从疯人院里被赶出来·····	(27)
帅克在警察署里·····	(31)
帅克又回了家·····	(35)
帅克入伍·····	(41)
帅克被当作装病逃避兵役的·····	(47)
帅克在拘留营·····	(56)
帅克当了神父的传令兵·····	(69)
帅克和神父一起举行弥撒·····	(85)
帅克当了卢卡施上尉的传令兵·····	(90)





大祸临头·····	(104)
帅克在火车上闹了乱子·····	(116)
帅克的远征·····	(131)
帅克在吉拉里—西达的奇遇·····	(153)
新的磨难·····	(182)
从里塔河上的布鲁克城到苏考尔·····	(189)
开拔·····	(205)
从哈特万到加里西亚前线·····	(208)
快步走·····	(219)



帅克预言世界大战

“他们把斐迪南给干掉啦！”女佣对帅克先生说。很多年以前，军医审查委员会宣布他害了神经不健全的慢性病时，他就退了伍。从那以后他一直就靠卖狗过活。他患着风湿症，这时，他正用药搓(cuō)着他的膝盖。

“哪个斐迪南呀，摩勒太太？”帅克问道，一面继续按摩(mó)着他的膝部。

“是斐迪南大公，就是住在康诺庇(bì)斯特的，帅克先生，您晓得，又胖又虔诚的那个。”

“天哪！”帅克惊叫了一声，“这可好极





了。这事情在哪儿发生的呀？”

“在萨拉热窝，您知道吗，他们是用左轮枪把他打死的。他正和他的夫人坐着汽车兜(dōu)风呢。”

“嘿，坐着汽车，多神气呀，摩勒太太！唉，只有像他那样的贵人才坐得起汽车哪！可是他不会料到兜一趟风就那么完了，而且还是在萨拉热窝。喏，摩勒太太，那是在波斯尼亚省呀，我想准是土耳其人干的。当初咱们根本就不该把他们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抢过来。结果怎么样？摩勒太太！现在大公上了西天啦，他受了半天罪才死吧？”

“大公当场就咽了气。”

“有一种左轮枪，随便你怎么用力扳(bān)它也不冒火，摩勒太太。这种枪还真不少。可是，我估计他们准备干掉大公的枪肯定比我说的那种强；而且我敢跟你打赌，摩勒太太，干这种活儿的人那天还



一定得穿上他最漂亮的衣裳。开枪打那位大可不简单，你先得想法子凑近他，像他那么显贵的人，不是随便穿什么都能接近的。你得戴一顶高筒的礼帽，要不然，你还没找着方向，警察就先把你逮住了。”

“帅克先生，我听说刺客有好几个哪。”

“当然喽，摩勒太太，”这时帅克按摩完了他的膝盖，“假如你打算害一位大公或者皇帝，你当然先得找一个人商量商量呀。要紧的是你得一直留心等你要干掉的那位大人的车子开过……可是这样的大人还有的是哪，他们迟早一个个都要轮到的。你等着瞧吧。摩勒太太，他们一定饶(ráo)不了沙皇和他的皇后，也许连咱们这位奥地利皇帝自己也难保呢，这老家伙的对头真不少，比斐迪南的还多。刚才酒吧间雅(yǎ)座里一位先生说，早晚有一天这些当皇帝的一个个都得被干掉。我要是





干那活儿，我一定买一支勃朗宁枪，看起来像个玩具，可是两分钟里头你足可以打死20个大爵(jué)，不论胖的还是瘦的。好啦，我该到瓶记酒馆去蹓跶一趟啦。”

瓶记酒馆只有一个主顾，就是密探布里契(qì)奈德。掌柜帕里威兹正在洗玻璃杯，布里契奈德巴望着跟他郑重地谈谈，可是老也谈不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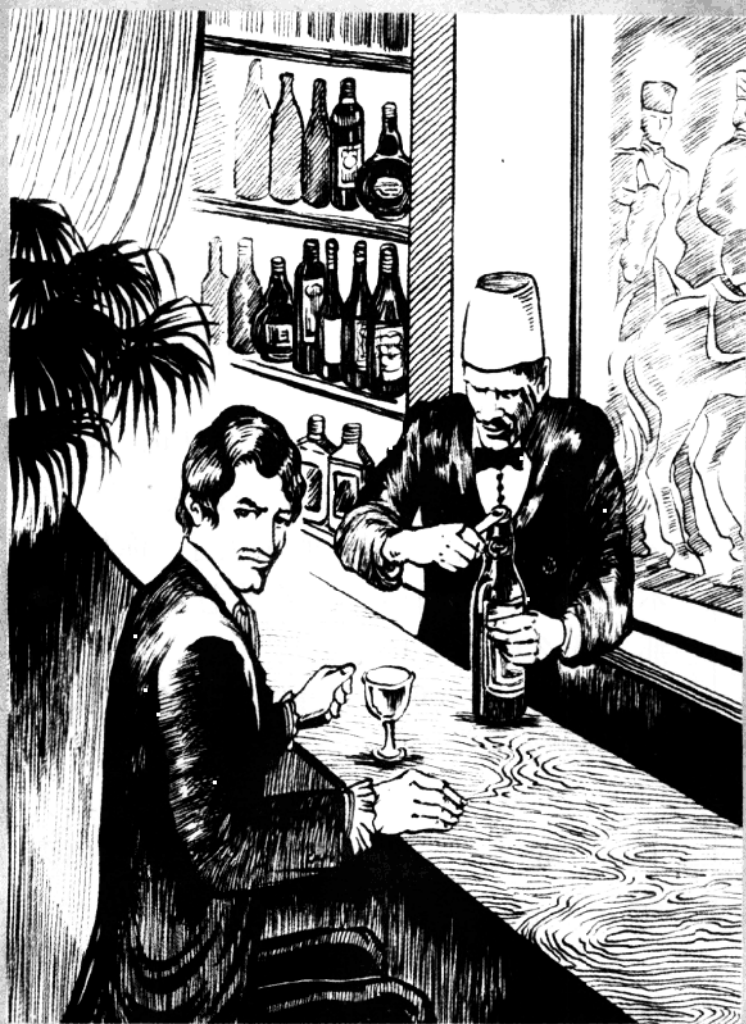
“今年这夏天可真不错。”这是布里契奈德郑重谈话的开场白。

“糟透了。”帕里威兹回答说，一面把玻璃杯放进橱里。

“他们在萨拉热窝可替咱们干下了件好事。”布里契奈德发着议论，同时感到碰了钉子。

“我向来不过问那一类事，勒(lēi)死我我也不往那种事上插嘴。”帕里威兹先生小心翼翼地回答说，一边点上他的烟斗，“如今要跟这类事纠缠上，那就等于去





瓶记酒馆只有一个主顾，就是密探布里契奈德。



送命。我要做生意，主顾进来叫啤酒，那么我就给他们啤酒。”

布里契奈德没再说下去了，他很失望。

“你这里曾经挂过一幅皇帝的像啊，”过一会儿他又找话说，“就在现在挂着镜子的地方。”

“对，”帕里威兹回答说，“从前是挂在那儿，苍蝇在上头留下了一摊摊(tān)的屎，所以我把它放到顶棚里去了。你想，说不定谁会扯句闲话，跟着就惹出麻烦来，那有什么好处呢！”

“萨拉热窝那档子事是塞尔维亚人干的吧？”布里契奈德又扯回来。

“你错了，”帅克回答说，“是土耳其人干的，是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。”

于是帅克议论起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外交政策：土耳其人在1912年败在塞



尔维亚、保加利亚和希腊手里。他们要求奥地利出来帮忙，奥地利没有答应，所以他们把斐迪南打死了。

“你喜欢土耳其人吗？”帅克掉过头来问帕里威兹。

“反正主顾都是一样，即使他是土耳其人。”布里契奈德说，“我们这种生意人没闲工夫去理会政治。你们付了酒钱，坐下来，就随着你们高谈阔(kuò)论去。这就是我的办法。不论干掉咱们斐迪南的是塞尔维亚人还是土耳其人，是天主教徒(tú)还是回教徒，是无政府党人还是捷克自由党的小伙子，对我反正都是一个样。”

“帕里威兹先生，”布里契奈德说道，希望能在这两个人中抓住谁的话柄(bǐng)，“可是你不能不承认这件事对奥地利是个很大的损失。”

帅克替帕里威兹回答说：

“是啊，不是随便什么傻(shǎ)瓜就能





代替斐迪南的。要是今天开起仗来，我一定心甘情愿地为国家效力。”

帅克大大咽了口气，又接着说：“你们以为皇上会容忍这种事吗？你们太不了解他啦。记住我这句话，咱们一定会跟土耳其人开仗的，准会打仗！塞尔维亚和俄罗斯会帮咱们，这场乱子可不小！”

当帅克这样预言着未来的时候，他的脸上焕(huàn)发着感人的热忱(chén)。

“要是跟土耳其人开起火来，也许德国人会向咱们进攻，”他继续描绘着奥地利的前景，“因为德国人跟土耳其人是站在一起的。但是咱们可以跟法国联合起来呀，因为他们从1871年就跟德国人积下了怨仇。那可就热闹喽，仗可就打起来啦。我知道的就是这些。”

布里契奈德站起来很庄重地说：

“跟我到过道来，该我对你说点什么啦。”